

半夜來客

通俗讀物出版社編



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

716.8

871



書号: 0619

半夜來客

編輯者: 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号

(北京香餌胡同73号)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一廠

(北京西便門內南大道乙一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開本: 787×1092 1/36

印數: 1—42,000

字數: 14千字

1955年12月第一版

印張: 1 1/6

195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 (4) 一角一分

目 錄

- 一 “景浩”是誰·····許慈文(1)
- 二 半夜來客·····顏秉岐(8)
- 三 怪事·····王殿學(13)
- 四 一封米色的信·····吳林、人木、子丹(18)
- 五 可疑的客人·····張家昌(24)
- 六 收買破爛·····天津工人日報編輯部(31)
- 七 “賣魚小販”·····李牧歌(34)

“景浩”是誰

許慈文

今年一月二十六日傍晚，天津市第七區洪德里擺糖攤的徐鳳山夫婦正要收攤，一個中年人來買烟。這個人從口袋裏掏出一千元一張的舊幣，交給徐老頭，拿了烟便走了。

這張票子太髒了，徐老頭看見上面還寫着密密麻麻的字。老夫婦倆誰也不識字，就順便請胡同口識字的人給瞧瞧。

“上面寫的都是反動話呀！快到派出所去報告吧！”一個人看了以後告訴他們。

徐老頭到了派出所，把經過情形告訴了值班民警，並且交出了這張鈔票。民警仔細地問了那個買烟的長相，是往什麼方向走的，……然後立即報告了公安七分局，七分局

又報告了市公安局。

天津市公安局得到這樣的報告已經不止一次了。從一月十五日以來，就不斷聽到這種反映。得到這些鈔票的人，有六合市場新新茶社打鑼的人，有市百貨公司售貨處的收款人，還有煤廠經理、豆腐房的經理、三輪工人……。這些寫有反動標語的鈔票，散發在七區、三區、六區、一區等很多地方，而這些票子上的筆跡全是一個人寫的。

到了二月份，案情發展得更離奇了。在羣衆自動交到公安部門來的鈔票中，不僅寫有反動的標語，還編了號，蓋上了署名“景浩”的橢圓形圖章，並且寫着“反蘇救國軍，景頁水宣”九個字。

顯然，敵人的破壞活動是有計劃地進行着的。

這一天，公安部門的負責人召見了偵察員，說：“這件案子是複雜的。敵人的活動已引起很多羣衆的憤恨，一致要求我們迅速破

案，但目前敵人活動的面如此的廣，反動標語散發得這樣快，給我們的偵察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

“看來，這個署名‘景浩’的人好像很有些辦法。他使我們從得到鈔票的人當中很難找到線索。不過，有羣衆的支持，我們是有信心破案的。”偵察員沉着而堅定地說。

停了停，首長指示說：“我們應當首先摸清敵人活動的規律和手段。在進行工作時，一定要堅決地依靠羣衆……。”

時間過了一個多月。到了發行新人民幣的時候，敵人的活動更加猖狂了。這種反動詞句已經出現在新人民幣上。這時，羣衆向公安部門檢舉的也越來越多，不久，偵察員在羣衆的協助下了解到下面一件事情。

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四點多鐘，家庭婦女孫玉珍抱着她的小孩從土城姨娘家僱了一輛三輪車回到萬德莊來。到了家，孫玉珍給蹬車的人五角錢，他找回兩張五分的票子。晚

上，孫玉珍拿着這兩張五分的票子到合作社去買東西。當時，合作社收款人楊佔德發現其中的一張鈔票上，寫有反動標語。楊佔德就報告了派出所。

當公安人員去訪問孫玉珍時，孫玉珍氣憤地說：“這個反革命分子真是卑鄙極了。他不光進行反動宣傳，還企圖坑害我們收到這種票子的老百姓。我們恨死這個壞蛋了！”

經過了解，孫玉珍和她的丈夫都不會寫字。

“顯然，這張鈔票是蹬三輪車的人給她的時候就已經寫上了。”偵察員這樣想着。從這件事，他又聯系到以前發生的許多事實，譬如，花紗布公司有一個工作人員得了急病要上人民醫院去看病，坐三輪車到了人民醫院後，從蹬車人找回的鈔票中，就發現有兩張鈔票的票面上寫着反動詞句；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天津分公司幹部接韻笙的兒子接淞石從內蒙古回到天津，從車站坐三輪車回家時，從蹬

車人找給他的鈔票中，也有一張票面上寫着反動標語……。

“為什麼發生的這些事都和蹬三輪車的有關係呢？”偵察員思索着，在他的腦子裏已經有了初步的答案。

這一天，公安四分局向天津市公安局報告了一件非常有價值的材料：

三月十九日晚上快十點鐘了，路上只有幾個行人。四區十七小學學生王鴻彬正在幫助家裏擺攤賣蘿蔔。有一個男人到攤上買了二百元（舊幣）蘿蔔，給了王鴻彬五百元（舊幣）。王鴻彬找給他三百元（舊幣），那人便大踏步地走開了。

晚上，王鴻彬回家一看，發現這五百元（舊幣）的票子上，寫滿了反動標語。第二天，王鴻彬馬上把這事向派出所報告了。

這件事發生的地點，就在工會四區三輪工作委員會的旁邊。

偵察員得到工會四區三輪工作委員會工

人的幫助，獲得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

原來在四區三輪工會的會員中，有這樣一個人。他平時無論在蹬三輪時，或是在三輪車停車處和別的二輪工人閒談時，常常說反動話。他能寫會讀，有時給三輪工人讀報時，故意把報上的話加以歪曲。他常偷聽“美國之音”……。

偵察員又訪問了其他的三輪工人，又得知這個“三輪工人”所進行的反動宣傳和在人民幣上寫的反動詞句內容幾乎完全相同。

偵察員仔細了解了那個人的長相，和他的三輪車的外形，並且得到了那個人的相片。

偵察員又從以前得到過這種人民幣的花紗布公司工作人員王丕修和家庭婦女孫玉珍那裏，了解到他們所碰見的“三輪工人”的長相和乘坐的三輪車的外形都是一樣的。而這些情況和偵察員從四區三輪工作委員會所了解的情況又是一致的。

後來，根據四區三輪工人們提供的這些

情況，偵察員陸續掌握了這個“三輪工人”的一些可靠的證據——從他的手裏直接得到了寫有反動標語的人民幣。

四月二十日中午，一個剛從鄉下來的老太太從山西路瀋陽道口叫了一輛三輪車拉她到五區沙市道仁立毛織廠去。到了沙市道，老太太給三輪工人五角錢，那人找回了二角錢。老太太沒有下車，手裏拿着那兩張票子左翻右看，嘴上嘟囔着說：“這張票子這麼髒，我不要……。”

這時，公安人員出現了。接過鈔票一看，上面寫着一行行的反動標語。

這個“三輪工人”看到這種情形，臉色立刻變得十分蒼白。

公安人員搜查了他的口袋，發現在他的上衣的兩個口袋裏，都放有人民幣；可是，一邊是放着沒有字的，一邊是塗寫了反動標語的。

“你終於被我們找到了。……”公安人員的

臉上顯露出輕蔑的微笑。

後來，公安人員在他家裏進行搜查的結果，在他的住屋裏，查獲了署名“景浩”的圖章。

從預審中證實，這個反革命分子叫毛光輝。解放前他是曾經受過日偽濟南鐵路警務訓練所訓練的日偽警務手。解放後，他經常偷聽“美國之音”，造謠惑衆。他用逐券編號署名的辦法，對於一些不識字或事務緊急的人，先後散發了寫有反動標語的人民幣有一百二十多次，但他終究沒有能逃出人民的巨掌。

（原文登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報上，文字略經本社改動）

半夜來客

顧秉岐

半夜時分，張大嫂被一陣輕而急的敲門聲驚醒。她一翻身坐起來，心想：“不會是小

明的爸爸吧？他要到五點鐘才下班呢。”她看了看桌上的夜明錶，是一點四十分。“這麼夜深了，誰家還有客人來？”她正要下牀出去看看，忽聽敲門的人輕輕地叫着：“喂，劉枝春在家麼？”接着就聽見隔壁那個單身漢劉枝春去開門。一會，只聽見一陣噉噉喳喳咬耳朵說話的聲音，張大嫂心裏奇怪起來：天在下雨，夜又這麼深，哪來的客人？這客人舉動又這麼小心，說話都壓低了嗓門，這裏面一定有問題。劉枝春是個沒有正當職業的人，前些天李所長還對我說過要多注意他。這是什麼人來找他呢？

張大嫂再仔細聽，却什麼動靜也沒有了，心裏正在發悶，忽然看見靠牆角的板壁上有一綫白光透過來，原來是一條小裂縫。她馬上輕手輕腳走過去，蹲下來，用一隻眼睛緊貼着裂縫看：看見來客是個中等身材，頭上戴頂雨帽，坐在桌子一邊。劉枝春正用一支鉛筆在紙上寫什麼，寫好後遞給來客，來客看了

看，也在上邊寫了一陣，遞給劉枝春。兩人就這樣寫來寫去。然後那個來客打開背包，從裏邊拿出一本信箋簿，翻了一陣，在裏邊撕下一頁交給劉枝春。劉枝春馬上拿過一個臉盆，倒些水在裏面，把信箋平放下去。劉枝春圍着臉盆看了一會，便眉開眼笑地對着來客點點頭。兩個人不出聲地笑了。劉枝春從櫃子裏拿出一瓶酒，又端來一盤菜，兩人對斟起來。過了一會，劉枝春用手指指臉盆，又向來客伸出手，好像索取什麼似的。來客點點頭，從背包裏取出一包東西遞給他，他打開一看，是兩疊鈔票，和一個用封皮裹着的小包。劉枝春撕開小包，露出一支烏黑發亮的東西。張大嫂定睛一看，原來是手槍。她嚇了一跳，險些喊出聲來。她暗忖：“原來這個劉枝春真是一個特務！”

她繼續觀察下去，只見劉枝春把鈔票和手槍拿起來走向一邊去，走出了張大嫂的視線以外。接着劉枝春又回來遞給來客一個小

包，來客接過，放進背包裏，兩人又坐下吃起酒來。過了一陣，劉枝春又在紙上寫了些什麼遞給來客，來客看了看，搖搖頭，舉起手伸出三個指頭，又指了指腳。

張大嫂蹲着身子看了快一個鐘頭，累得眼睛都酸了，她輕輕站起來閉上眼睛休息一陣。她想：那個來客伸三個指頭是什麼意思呢？她苦苦思索了一陣，還是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她無意中看了看錶：是兩點四十五分。張大嫂腦子裏忽地掠過一個想頭：“伸三個指頭是不是指三點鐘啊？……用手指指腳，可能說要走……那就是說三點鐘走。”想到這裏，她吃了一驚：“這個特務要溜，這怎麼能行，決不能放他走！”她想現在最好有一個人去派出所報告，誰去呢？丈夫在廠子裏，叫兒子去吧？她看看兒子睡得正甜，如果叫醒他，小孩子不懂事聲音又大，驚動了這兩個傢伙反而不妙，怎麼辦呢？她想了一下，看看時間不容再耽誤，就決定自己到派出所去。她十分小心地輕輕

地把門打開，踮着脚尖走出了房子，然後像飛一樣地向派出所跑去。

一刻鐘後，張大嫂領着幾個公安同志跑來了，還沒到弄堂口，就看見特務劉枝春剛把“客人”送出來。公安同志一個箭步搶上去，把手槍向着特務的心口一指，大喝一聲“站住”，那兩個特務便不得不乖乖地舉起手來了。接着公安同志搜查了特務劉枝春的房間，從房間裏搜出許多從事特務活動的用品和一支手槍、一封藥水寫的信。他們看見桌上放的那張紙，上面寫着：

“那邊住的是個工人，女的是里弄居民委員會的婦女主任，積極分子，最好不要說話，以免失風。”

“什麼時候到？從哪一錢飛？”

“今晚十一時到上海。水錢，先到溫州再搭民船。”

“風聲如何？站得住麼？”

“很緊，只要謹慎小心還可以。”

“上次材料收到沒有？”

“收到了，上面很滿意，認為你有才幹。”

一個公安同志看到這裏，冷笑了一下，對特務劉枝春說：“儘管你有‘才幹’，可是終於逃不出人民的眼睛！”

（原文登在一九五五年十七期新觀察雜誌上，

文字略經本社修改）

怪 事

王 殿 學

住在本溪市工源區新光街的羣衆，差不多都知道馬淑清的丈夫是在一九四九年死的，家裏就只有她帶着四個孩子過日子，所以大家都叫她“四寡婦”。

在一九五三年末一九五四年初，這位“四寡婦”的肚子忽然一天比一天大起來了。“四寡婦”說自己是得了“怪病”，整天躲在屋子裏不敢出門。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深夜，新光街的居民給派出所送去一個剛生的小孩，說是在路旁草棵裏撿的。這以後不多日子，

“四寡婦”馬淑清的“怪病”也好了，鄰居們又看見她在街上走動了。大家也就慢慢地把這件事情忘了。

十一月裏，平山合作社營業員、青年團員趙明芝，經人介紹搬進馬淑清的對面屋去住。趙明芝搬來不久，就發覺馬淑清的舉動很奇怪。不論黑夜、白天她家的門都閉着，窗戶總是擋得嚴嚴地不露一點縫。到她家去串門，或者借一點東西，總要敲上半天門才見她慢騰騰地來開門。晚間開完會回來，她家明明點着燈，也要先閉燈等一會再開門。她十歲的小兒子，每天在門前玩，不管生人還是熟人來串門，他老遠就告訴他媽：“來人啦！”

這是怎麼回事呢？趙明芝雖然自己不能解答，却覺得這裏面一定有問題。她想：無論如何，應該弄個水落石出。她把這些可疑的地方反映給派出所長之後，派出所長啟發她說：“我們要處處提高警惕。要是讓壞人鑽了空子，給我們個冷不防，那我們就要吃大虧了。”